

第十七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一事分題
專正用智
却却在
處妙

敗子回頭
忠臣怕死
皆用此八
箇字

話說楊志當時在黃泥岡上被取了生辰綱去如何回轉去見得梁中書欲要就岡子上自尋死路却待望黃泥岡下躍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尋思道爹娘生下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比及今日尋箇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得着時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箇人時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楊志沒箇掙扎得起楊志指着罵道都是你這廝們不



看此處便
是究竟地
七箇人做
一救的手
救

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
刺了腰刃週圍看時別無物件楊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
子去了那十四箇人直到三更方纔得醒一箇箇爬將起
來口裏只叫得連珠箭的苦老都管道你們衆人不聽楊
提轄的好言語今日送了我衆人道老爺今日事已做
出來了且通箇商量老都管道你們有甚見識衆人道是
我們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燒到身各自去掃蜂虻入懷隨
卽解衣若還楊提轄在這裏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
的不知去向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
上只說道他一路上凌辱打罵衆人逼迫得我們都動不
得他和強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他們麻倒了縛了手脚
將金寶都擄去了老都管道這話也說的是我們等天明
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箇虞侯隨衙聽候捉拿賊人
我等衆人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動文書申覆
太師得知着齊濟州府差差這夥強人便了次日天曉老
都管自和一行入來齊州府該管官吏首告不在話下且
說楊志提着朴刀悶悶不已離黃泥岡望南行了半日看
看又走了半夜去林子裏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
無箇相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趁早涼了行
又走了二十餘里正是

面皮青毒是雄豪
白送金珠十一挑
今日爲何行急急
不知若箇打藤條

當時楊志走得辛苦到一酒店門前楊志道若不得些酒
喫怎地打熬得過便入那酒店去向這桑木卓凳座頭上
坐了身邊倚了朴刀只見竈邊一箇婦人問道客官莫不
要打火楊志道先取兩角酒來喫借些米來做飯有肉
排些箇少停一發弄錢還你只見那婦人先叫一箇婆子
來面前備酒一而做飯一邊炒肉都把來楊志喫了楊志
起身縛了朴刀便出店門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飯錢都不
曾有楊志道待俺心來還你權除咱一

酒酌後生趕將出來揪住楊志被楊志一拳打翻了那婦
人叫起屈來楊志只顧走只見背後一箇人趕來叫道你
那厮走那裏去楊志回頭看時那人大脫着膊拖着桿棒
搶迤將來楊志道這厮却不是喘氣倒來尋酒家立脚在
了不走看後面時那篩酒後生也拿條椀叉隨後趕來又
引着三兩箇莊客各拿桿棒飛也似都迤將來楊志道結
果了這厮一箇那厮們都不敢追來便挺了手中朴刀來
圍這漢這漢也輪轉手中桿棒搶來相迎兩箇圍了三二
十合這漢怎地敵的楊志只辦得架隔遮欄上下躲閃那
後來的後生并莊客却待一發上只見這漢托地跳出圈

于外來叫道且都不要動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漢你可通箇姓名那楊志拍着胸道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獸楊志的便是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使麼楊志道你怎地知道酒家是楊制使這漢撇了鎗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便扶這人起來問道足下是誰這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姓曹名正祖代屠戶出身小人殺的好牲口挑筋副骨開剝推剝只此被人喚做操刀鬼爲因本處一箇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山東做客不想折了本回鄉不得在此人贅在這箇莊農人家却纔竈邊婦人便是小人的渾家這箇拿椀叉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纔小人和制使交手見制使手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般因此抵敵不住楊志道原來你却林教師的徒弟你的師父被高太尉陷害落草去了如今見在梁山泊曹正道小人也聽得人這般說將來未知真實且請制使到家少歇楊志便同曹正再回到酒店裏來曹正請楊志裏面坐下叫老婆和妻舅都來拜了楊志一面再置酒食相待飲酒中間曹正動問道制使緣何到此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綱并如今又失陷了梁中書的生辰綱一事從頭備細告訴了曹正道既然如此制使且在小人家裏住幾時再有

文獻出主
倫別安頓
楊志方與
水寨併火
雁得三山

商議楊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將
來不敢久住曹正道制使這般說時要投那裏去楊志道
酒家欲投梁山泊去尋你師父林教頭俺先前在那裏經
過時正撞着他下山來與酒家交手王倫見了俺兩箇本
事一般因此都留在山寨裏相會以此認得你師父林冲
王倫當初苦苦相留俺却不肯落草如今臉上又添了金
印却去投迤他時好沒志氣爲之恚也須有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進退兩難曹
正道制使見的是小人也聽的人傳說王倫那厮心地區
窄安不得人說我師父林教頭上山時受盡他的氣不若
小人此間離不遠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喚做二龍山山
上有座寺喚做寶珠寺那座山生來却好裹着這座寺只

有一條路上的去如今寺裏住持還了俗養了頭髮餘者
和尚都隨順了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劫舍爲頭
那人喚做金眼虎鄧龍制使若有心落草時到去那裏入
夥足可安身楊志道既有這箇去處何不去尋來安身立
命當下就曹正家裏住了一宿借了些盤纏拿了朴刀相
別曹正拽開脚步投二龍山來行了一日看看漸晚却早
望見一座高山楊志道俺去林子裏且歇一夜明日却上
山去轉入林子裏來喫了一驚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脫的
赤條條的背上刺着花綉坐在松樹根頭乘涼那和尚見

了楊志就樹根頭綽了禪杖跳將起來大喝道兀那撮鳥
你是那裏來的正是

巧詭解人

平將珠寶擔落空
要投入寺裏強人

却問寶珠寺討帳
先引出寺外和尚

揚志聽了道原來也是關西和尚俺和他是鄉中問他一
聲揚志叫道你是那裏來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說輪起
手中禪杖只顧打來楊志道怎奈這秃廝無禮且把他來
出口氣挺起手中朴刀來遶那和尚兩箇就林子裏一來
一往一上一下兩箇放對但見

兩條龍競寶一對虎爭食禪杖越如虎尾龍筋朴刀飛
似龍鬚虎爪崑崙律律忽喇喇天崩地塌陣雲中黑氣盤
旋惡狠狠雄赳赳雷吼風呼殺氣內金光閃爍兩條龍
競寶嚇的那身長力壯仗霜鋒周處眼無光一對虎爭
食驚的這膽大心虛施雪刃下莊魂魄喪兩條龍競寶
眼珠放彩尾擺得水母殿臺搖一對虎爭食野獸奔馳
聲震的山神毛髮豎

當時揚志和那和尚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尚賣
箇破綻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喝一聲且歇兩箇都住了手
揚志暗暗地喝采道那裏來的這箇和尚真箇好本事手
段高俺却剛剛地只敵的他在那僧人叫道兀那青面漢

發出事來
無名的愈
有名

說着林冲
步是向是
吳

小了公案
何處後來
愈

此一段既
為行事者
先提又與
無意毫
映文情有

大清全書

子你是甚麼人楊志道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那和尚道你不是在東京賣刀殺了破落戶牛二的楊志道你不見俺臉上金印那和尚笑道却原來在這裏相見楊志道不敢問師兄却是誰緣何知道洒家賣刀那和尚道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帳前軍官魯提轄的便是為因三拳打死了鎮關西却去五臺山淨髮為僧人見洒家背上有花繡都叫俺做花和尚魯智深楊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聽的說道師兄在大相國寺裏掛搭如今何故來在這裏魯智深道一言難盡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着那豹子頭林冲被高太尉要陷害他性命俺却路見不平直送他到滄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兩箇防送公人回來對高俅那厮說道正要在野豬林裏結果林冲却被大相國寺魯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此害他不得這直娘賊恨殺洒家分付寺裏長老不許俺掛搭又差人來捉洒家○發○皮○亦○有○併○處○物○意○無○漏却得一夥潑皮通報不是着了那厮的手喫俺一把火燒了那菜園裏解宇逃走在江湖上東又不着西又不着來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兒被箇酒店裏婦人害了性命把洒家着蒙汗藥麻翻了得他的丈夫歸來的早見了洒家這般模樣又看了俺的禪杖戒刀喫驚連忙把解藥救俺

水滸傳全書 第十十回

七

醒來因問起酒家名字。留住俺過了幾日。結義酒家做了弟兄。那人夫妻兩箇亦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園子。張青其妻母夜叉孫二娘。甚是好義氣。住了四五日。打聽的這裏二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酒家特地來送他。鄧龍入夥。回耐那廝不肯安着。酒家在這山上和俺廝併。又敲酒家不過口。把這山下三座關牢牢地拴住。又沒別路上去。那撮鳥由你叫罵。只是不下來。廝殺氣得酒家正苦在這裏沒箇委結。不想却是大哥來。楊志大喜。兩箇就林子裏剪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賣刀殺死了牛二的事。并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指點來此一事。便道。既是開了關隘。俺們休在這裏如何得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兩箇廝趕着行。離了那林子。來到曹正酒店裏。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關時。休說道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回耐那撮鳥。初投他時。只在關外相見。因不留俺。廝併起來。那廝小肚上被俺一脚點翻了。却待要結果了。他性命被他那裏人多救了。上山去閉了。這鳥關由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廝殺。楊志道。既然好去處。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魯智深道。

不作如此
如此這般
這般語偏
細說一番
又能出後
謀真是如
乎

便是沒做箇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曹正道小人有條計
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策則箇曹正道
制使也休這般打扮只照依小人這裏近村莊家穿着小
人把這位師父禪杖戒刀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帶六
箇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條索子綁了師父小人自會
做活結頭却去山下叫道我們近村開酒店莊家這和尚
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了不肯還錢口裏說道去報人
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聽的乘他醉了把他綁縛在這裏
獻與大王那厮必然放我們上山去到得他山寨裏面見
鄧龍時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遞過禪杖與師父

你兩箇好漢一發上那廝走往那裏去若結果了他時以
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計若何魯智深楊志齊道妙哉妙哉

有詩為証

乳虎稱龍亦枉然
二龍山許二龍蟠
人逢忠義情偏洽
事到顛危策愈全

當晚衆人喫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糧次日五更起
來衆人都喫得飽了魯智深的行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
家當日楊志魯智深曹正帶了小舅并五七箇莊家取路

投二龍山來响午後直到林子裏脫了衣裳把魯智深用
活結頭使索子綁了教兩箇莊家牢牢地牽着索頭楊志

又與前話
不同如畫
一家烘染添
一筆有一
筆墨氣

戴了遮日頭涼笠兒，身穿破布衫，手裏倒提着朴刀。曹正拿着他的禪杖，衆人都提着棍棒，在前後簇擁着。到得山下，看那關時，都擺着強弩硬弓，灰瓶砲石。小喽囉在關上，箇小頭目上關來，問道：「你等何處人來？」我這裏做甚麼那裏捉得這箇和尚來？」曹正答道：「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莊家開着一箇小酒店，這箇胖和尚不時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不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箇人來打此二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因此小人只得將好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子綁縛這厮來獻與大王。」

表我等村鄰孝順之心，免的村中後患。兩箇小頭目聽了

這話，歡天喜地，說道：「了衆人在此少待一時。」兩箇小頭目就上山來，報知鄧龍說，拿得那胖和尚來。鄧龍聽了大喜，叫解上山來，且取這厮的心肝來做下酒，消我這點冤先之恨。小喽囉得令來，把關隘門開了，便叫送上來。楊志曹正緊押魯智深解上山來，看那三座關時，端的峻峻兩下裏，山環繞，將來包在這座寺，山峯生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擺着插木砲石，硬強弓，苦竹鎗，密密地攢着，過得三處關，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週遭都是木柵，爲城。寺前山門下

是箇可憐
處以不得
這一番形
容又有當
時看的脈
略長說出
呆鉢讀著

立着七八箇小嘍囉看見縛的魯智深來都指手罵道你這禿驢傷了大王今日也喫拿了慢慢的碎割了這厮魯智深只不做聲押到佛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擡去了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椅衆多小嘍囉拿着鎗棒立在兩邊少刻只見兩箇小嘍囉扶出鄧龍來坐在交椅上曹正楊志緊緊地挈着魯智深到階下鄧龍道你那厮禿驢前日點翻了我傷了小腹至今青腫未消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魯智深睁圓怪眼大喝一聲撮鳥休走兩箇莊家把索頭只一拽拽脫了活結頭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裏接過禪杖雲飛輪動楊志撇了涼笠兒提起手中朴刀

青正這是我力人可用

有經緯

正又輪起禪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力向前鄧龍急待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着把腦蓋劈做兩半箇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嘍囉早被楊志擗翻了四五百箇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不從者便行掃除處死寺前寺後五六百小嘍囉并幾箇小頭目驚嚇的呆了只得都來歸降投伏隨即叫把鄧龍等屍首扛擡去後山燒化了一面去點倉廩整頓房舍再去看那寺後有多少物件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喫魯智深并楊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設宴慶賀小嘍囉們盡皆投伏了仍設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二位好漢領了莊家自回家去不在話下正是

古刹雄奇隱翠微
天生神力花和尚

翻為賊寨假慈悲
弄棒磨刀作住持

又有詩一首并及楊志

有智能深助智深
降龍伏虎真同志

綠林豪客主叢林
獸面誰知有佛心

不說魯智深楊志自在二龍山落草却說那押生辰綱老

都管并這幾箇箱禁軍曉行夜住趕回北京到的梁中書

府直至廳前齊齊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

上辛苦多虧了你眾人又問楊提轄何在眾人告道不可

說這人是箇大膽忘恩的賊自離了此間五七日後行得

到黃泥岡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裏歇涼不想楊志和七

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

推七輛江州車兒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却叫一箇

漢子挑一擔酒來岡子上歇下小的眾人不合買他酒喫

被那廝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網縛眾人楊志和

那七箇賊人却把生辰綱財寶并行李盡裝載車上將了

去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留兩箇虞候在那裏隨衙

聽候捉拿賊人小人等眾人星夜趕回來告知恩相梁中

書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擡

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時碎

只此三字
且是重

第一回見
公
之好

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差人星夜來濟州投下，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道。且不說差人去濟州下公文，只說着人上東京來到太師府報知，見了太師，呈上書札。蔡太師看了，大驚道：「這班賊人，甚是膽大。去年將我女婿送來的禮物，打劫了去。至今未獲。今年又來無禮，如何？」十罷，隨即押了一紙公文，着箇府幹親自齎了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這夥賊人，便要回報。且說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裏差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

備後校場
丑淨官說

相公府尹聽得，大驚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慌忙陞廳來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狀子，已經差緝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踪跡。前日留守司又差人行札付到來，又經着仰尉司并緝捕觀察杖限跟捉。未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道：「小人是太師府裏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裏要這一千人臨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裏宿歇，立等相公要拿這七箇販棗子的，并賣酒一人在逃軍官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解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去。」

中書爲
失媚太師
驚爲失貽
府尹驚爲
失官可憐
可笑

門島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裏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裏行來的鈞帖府尹看罷大驚隨即便喚緝捕人等只見塔下一人聲喏立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稟道小人是三都緝捕使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上打劫了去羽生辰綱是你該管麼何濤答道稟覆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晝夜無眠差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責到今未見踪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于無奈府尹喝道胡說止不緊則下慢我自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諸侯非同容易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裏領

人的面皮
泥殿看
輕七的不
唯打奉
冰權要

太師台旨限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違了限次我非止罷官必陷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你是箇緝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禍及于我先把這厮迭配遠惡軍州馬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恕正是

臉皮打稿太乖張
自要平安人受殃
賤面可無煩作計
本心也合細商量

却說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裏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眾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

箭穿鴈嘴鈞搭魚腮盡無言語何濤道你們開常時都在這房裏撰錢使用如今有此一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的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劫了他的財寶自去山寨裏快活如何拿的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當初只有五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裏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箇悶悶不已正是

雙眉重上三三鎖

滿腹填平萬斛愁

網裏漏魚何處覓

籠中批鬣向誰求

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一紙批文爲因黃泥崗上一夥賊人打劫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擔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劫了去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裏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復道未見次第不曾獲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却是如何得了正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

許多巖搢
的話只是
不像像情
傳事文章
所謂有題
而家所謂
傳神也

濤道你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何濤的妻子乖覺
連忙招手說道阿叔你且來厨下和你說話何清當時跟
了嫂嫂進到厨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盪幾杯酒
請何清喫何清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不中也是
你一箇親兄弟你便奢遮殺只做得箇緝捕觀察便叫我
一處喫盞酒有甚麼辱莫了你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
哥哥心裏自過活不得哩何清道他每日起了大錢大物
那裏去了有的是錢和米有甚麼過活不得處阿嫂道你
不知爲這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北
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着
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上
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喫府尹刺
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着得
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纔安排些酒食與
你喫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誹誹地
聽得人說道有賊打劫了生辰綱去正在那裏地面上阿
嫂道只聽的說道黃泥岡上何清道却是甚麼樣人劫了
呵嫂道叔叔你又不醉我纔方說了是七箇販棗子的客
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知道是販棗
子的客人了却悶怎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阿嫂道你

世文
是路好
功

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憂哥哥
着常來的一般兒好酒肉弟兄間常不係的是親兄弟今
日纔有事便叫沒捉處若是叫兄弟得知撰得幾貫錢使
量這夥小賊有甚難處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
何清笑道直等哥哥臨危之際兄弟却來有箇道理救他
說了便起身要去阿嫂留住再喫兩杯那婦人聽了這話
說的蹉蹉慌忙來對丈夫備細說了何清連忙叫請何清
到面前何清陪着笑臉說道兄弟你既知此賊去回如何
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麼來歷我自和嫂子說要兄弟
如何救的哥哥何清道好兄弟休得要看公婆只聽我日

常的好處休說我開時的反處救我這緣性命何清道哥

哥你管下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也有三二百箇何不與

哥哥出些大氣量兄弟一箇怎救的哥哥何清道兄弟休

說他們你的話眼裏有些門路休要把與別人做好漢你

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自有補報你處正教我怎地心寬何

清道有甚麼去向兄弟不省的何清道你不要毆我只看

同胞共母之面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處兄弟自來

出些氣力拿這夥小賊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

是弟兄情分如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要這一千人天來

大事你却說小賊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為賭錢上喫

亦有... 處兄弟亦... 有用處甚... 激醉人因... 知貴子弟... 作崇固是... 父正理... 只應平情... 以訓之者... 絕之已甚... 惡成而善... 喪所謂其... 爾不能以... 守也

之說... 此却... 疑其... 又不... 可解

哥哥即走

哥哥多少言語。但是打罵不曾和他爭涉。間常有酒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何濤見他話眼有些來歷。慌慌取一箇十兩銀子。放在卓上。說道：兄弟權將這錠銀收了。日後捕得賊人時。金銀段疋賞賜我。一方包辦。

何濤笑道：哥哥正是急來抱佛脚。開時不燒香。我若要你銀子時。便是兄弟勒措你。你且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

你若如此。我便不說。既是你兩口兒。我行陪話。我說與你。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何濤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如何沒三五百貫錢。兄弟你休推却。我且問你這夥賊。却在那裏。有些來歷。何濤拍着大腿道：這夥賊。我都捉在便袋裏了。何濤大驚道：兄弟你如何說這話。賊在你便袋裏。

何濤道：哥哥你莫管我。自有在這裏便了。你只把銀子收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要常情便了。我却說與你知道。何濤不慌不忙。疊着兩箇指頭說出來。有分教：郟城縣裏。引出箇仗義英雄。梁山泊中。聚一夥擎天好漢。畢竟何濤對何濤說出甚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曹正奪寶珠寺。與韓信木罌渡軍。何異。其以謀勝者。與青面獸莽和尚。以膽力佐之。自是千人辟易。今之共事疆場者。往往互相矛盾。讀此可發一嘆。

忠義水滸全書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羅是畢竟
是宋公明
罪甚正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賞的，非是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裏，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箇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上面。」何清道：「你且說怎地寫在上面？」何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賭博輸了沒一文盤纏，有箇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箇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爲是官司行文書來。」

賭賊應捕
是二是一

可見保甲
之始

何濤可用
才不是合
意者成

我一句了
這摺事

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十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宿。須要問他那裏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爲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箇月。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箇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箇爲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得他。我比先曾跟一箇聞漢去投。迤他因此我認得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箇三髭鬚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箇漢子挑兩箇桶來。我不認得他。店主主人自與他厮叫道。白大郎那裏去。那人應道。有擔醋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他是箇賭客。我也只安在心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岡上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如今只捕了白勝。一問便知端的。這箇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麼。何濤稟道。畧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仔細

不是橫財
清

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便差八箇做公的一同
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逕奔到白
勝家裏却是三更時分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
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却說道害熱病不曾得法
從牀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
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裏肯認把那婦人細了也不
肯招衆做公的繞屋尋賊尋到牀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
掘開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就地
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扛擡
賊物都連夜趕回濟州城裏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把白

亦見其氣
風奇如
現龍
子

勝押到廳前便將索子細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
不肯招是保正等七人連打二四頓打的皮開肉綻鮮血
迸流府尹喝道告的正主招了賊物捕人已知是鄆城縣
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厮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
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歇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
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
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箇不難只拿任晁保正那六人
便有下列先取一面二十斤死枷枷了白勝他的老婆也
鎖了押去女牢裏監收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
帶領二十箇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着落本

縣立等要捉是保正并不知姓名六箇正賊就帶原解生
辰綱的兩箇虞候作眼拿人一同何觀察領了一行人去
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來到鄆城縣
先把一行公人竝兩箇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只帶一兩箇
跟着來下公文逕逕鄆城縣衙門前來當下已牌時分却
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箇
茶坊裏坐下喫茶相等喫了一箇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
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
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裏
不知是那箇押司直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
來也何濤看時只見縣裏走出一箇吏員來看那人箇箇
生模樣但見

眼如丹鳳眉似臥蠶滴溜溜兩耳懸珠明皎皎雙睛點
漆唇方口正髭鬚地閣輕盈額潤頂平皮肉天倉飽滿
坐定時渾如虎相走動時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養濟
萬人之度量身軀六尺懷掃除四海之心機志氣軒昂
胸襟秀麗刀筆敢欺蕭相國聲名不讓孟嘗君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
村人氏爲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於家大
素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

奪分賊

讀此一段
與他人不
同

但有無有
不便自終
日盡力每
身只是如
常皆看是
寫一個好
字

堂母親蚤喪下有一箇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
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
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
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
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竝無厭
倦若耍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視金似土人問他求
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
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
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却把他比做天上
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曾有一首臨江仙讚宋江將

庚

起自花村刀筆吏英靈上應天星疎財仗義更多能事
親行孝敬待士有聲名濟弱扶傾心慷慨高名水月雙
清及時甘雨四方稱山東呼保義豪傑宋公明

當時宋江帶着一箇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何觀察
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箇公人
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裏
面喫茶說話宋公明道謹領兩箇入到茶坊裏坐定伴當
都叫去門前等候宋江道不敢拜問尊兄高姓何濤答道
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觀察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

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
便是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
道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安敢占上宋江道觀察
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箇謙讓了一回宋江
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叫茶博士將兩杯茶來
沒多時茶到兩箇喫了茶宋江道觀察到做縣不知上司
有何公務何濤道實不相瞞來貴縣有幾箇要緊的人宋
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敢煩押
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捕盜的人小吏怎敢怠
慢不知爲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

何如

也不妨做府管下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箇把蒙汗
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綱
軍健一十五人劫去了十一擔金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
賊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箇正賊都在貴縣這是
太師府特差一箇幹辦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
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處着落便是觀察自齎公文
來要敢不捕送只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
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爲首更有六名從賊
不識姓名煩乞用心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晁
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時捕

中有意
意出有後
次第寫出
無一筆不

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却答應道是蓋這廝姦頑
役兵本縣內上下人沒一箇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
他受何濤道相煩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
甕中捉鼉手到拏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
已當廳投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發落差人夫捉小吏如
何敢私下擅開這件公事非是小可勿當輕泄於人何濤
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
務倦怠了少歇觀察略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
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
吏略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

押司尊便小弟只在此專等宋江起身出得門兒分付茶
博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發我還茶錢離了茶坊飛也
似跑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
知縣坐衙時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押司穩便叫
他略待一待却自槽上鞍了馬捧出後門外去拿了鞭子
慌忙的跳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
馬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攛將去沒半箇時辰早到晁蓋莊
上莊客見了入去莊裏報知正是

義重輕他不義財
奉天法網有時開
剝民官府過於賊
應為知交放賊來

且說晁蓋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
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便、心、處、晁蓋見莊客報
說宋押司在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從着莊客道只
獨自一箇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
忙出來迎接宋江道了一箇喏携了晁蓋手便投側邊小
房裏來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的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
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岡事
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你等七人濟州
府差一箇何緝捕帶領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并本州
文書來捉你等七人道你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只推

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
馬而來報你哥哥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若不快走時更待
甚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
夜下來你們不可擔閣倘有些疎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
不來救你晁蓋聽罷喫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
哥哥你休要多說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
晁蓋道七箇人三箇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
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箇在這裏賢弟且見他一面

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箇吳學究一箇公
孫勝蘄州來的一箇劉唐東潞州人宋江略講一禮回身

一一通白
如何等心
腸

極忙手時
遠以一識
好漢爲要
緊事是蓋

必欲引進
宋江並不
推掉直是
心腹弟兄

便走囑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
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裏來了當時有箇學究
爲此事作詩一首也說得是詩曰

保正緣何養賊曹

押司縱賊罪難逃

須知守法清名重

莫謂通情義氣高

爵固畏鸞能害爵

猶如伴鼠豈成貓

空持刀筆稱文吏

羞說當年漢相蕭

且說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那來相

見的這箇人麼吳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倒問在下正是誰

人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

咫尺休下三人大驚道莫不走了這作事道

道、驚殺這箇兄弟擔着血海也似干係來報與我們原來

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箇

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

立等要拿我們七箇虧了他穩在那公人在茶坊裏候候

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

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却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

都打在網裏這大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

司呵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却

不曾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公孫勝劉唐都

本入後出
事於文失
重致於情
天則切於
人少鄭重
此等布置
妙亦具有
三妙

又在晁蓋
口裏抽一
句不曾會
面下緊接
四海聞名
四應無迹

道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兩宋公明晁蓋點頭道正
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結義弟兄吳先生不曾得會四
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箇兄弟也不枉了晁蓋問吳
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學究道兄長不須
商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晁蓋道却纔宋押司也教我們
走爲上計却是走那裏去好好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肚裏了
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了一齊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
裏去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晁蓋道三阮是箇打
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吳用道兄長你何不請到
石碣村那裏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
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
入了夥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
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了夥正
是

無道之時多有盜
只因秀士居山寨

英雄進退兩俱難
買盜猶然似買官

當時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便
和劉唐帶了幾箇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却來早路
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箇打併了便來吳用劉唐把
這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五六擔裝了叫五六箇莊

客一發喫了酒食吳用袖了銅鍊劉唐提了村刀監押着
五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礮村來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
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齋發他些錢物從他去投別主
有願去的都在莊上併疊財物打拴行李正是
須信錢財是毒蛇
錢財聚處卽亡家
人稱義士猶難保
天監貪官漫自誇

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裏來只見何觀察
正在門前望宋江道觀察久等却被村裏有箇親戚在下
處說些家務因此擔閣了些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
道請觀察到縣裏兩箇入得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

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
案邊叫左右掛上迴避牌宋江向前稟道奉濟州府公文
爲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
縣接來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
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千賊便可差人去捉宋
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拏得晁
保正來那六人便有了下落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
名是箇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隨即叫喚尉司并兩
箇都頭一箇姓朱名全一箇姓雷名橫他兩箇非是等閒
人也當下朱全雷橫兩箇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

是正語米
全真善用
看

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并上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并兩箇虞候作眼。擎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縣尉騎着馬兩箇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擎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門飛遶東溪村。晁家來到得東溪村裏。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箇觀音菴取齊。朱仝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有前後兩條路。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闕去打他後門。他從前門走了。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箇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那厮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又有莊客協助。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

廝們亂攔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唵哨響爲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箇捉一箇。見兩箇捉一雙。雷橫道也說的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入來。我去截住後路。朱仝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我聞常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裏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耍處。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仝道只消得三十來箇弓手了。朱仝領了十箇弓手二十箇土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

是正語米
全真善用
看

世間有心
同而言語
情事不可
知也

在前後擊護着縣尉士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二
十箇火把擎着棧又朴刀留客在鈎鎌刀一齊都透晁家
莊來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裏一縷火
起從中堂燒將起來湧得黑烟遍地紅焰飛空又走不到
十數步只見前後門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焰騰
騰地一齊都着前面雷橫挺着朴刀背後衆士兵發着喊
一齊把莊門打開都撲入裏面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
一般明亮並不曾見有一箇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將
起來叫前面捉人原來朱仝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
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打後
門却被朱仝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寺大驚小
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朱仝那時到莊後時兀自
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
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里只顧放火他和公孫勝引了
十數箇去的莊客納着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來大
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朱仝在黑影裏叫道保正休走
朱仝在這裏等你多時晁蓋那裏顧他說與同公孫勝捨
命只顧殺出來朱仝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了晁
蓋却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朱仝使步
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人雷橫聽的轉身

人情亦要
合做不說
不知
便是殺死
小衙內根

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頭去。趕雷橫自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朱仝撇了土兵，挺着刀去趕晁蓋。晁蓋一面走，口裏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甚麼？我須沒歹處。朱仝見後面没人，方纔敢說道：『保正，你兀自不見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我賺他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有詩爲証：

捕盜如何與盜通，
莫疑官府能爲盜。

官賊應與盜賊同，
自有皇天不肯容。

朱仝正趕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朱仝分付晁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仝回頭叫道：「有三箇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土兵衆人趕去。朱仝一面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却如防送的相似。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朱仝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衆土兵隨後趕來，向前扶起，急救得朱仝。答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脚走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了左腿。」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仝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些土兵全無幾箇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土兵去。」

不願去的
即受苦

趕眾士兵心裏道兩箇都頭尚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
們有何用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裏正不知那條
路去了甯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仝和晁蓋
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我也有心
亦要放他今已去了只是不見了人情晁蓋那人也不是
好惹的回來說道那裏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縣尉和
兩箇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眾人四
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拏得一箇賊人只叫苦道如何回
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解將郟城
縣裏來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
走了只拏得幾箇鄰舍知縣把一千拏到的鄰舍當廳勘
問眾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住居遠者三二
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如常有擄鎗使棒
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
們一箇下落數內一箇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
他莊客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鄰舍告道也
有不願去的還在這裏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這箇
貼鄰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箇時辰早拿到兩箇莊客
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乞打不過只得認道先是
六箇人商議小人只認得一箇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

做吳學究一箇叫做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箇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箇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的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箇只此是實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箇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千鄰舍保放回家聽候且說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箇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值府尹陞廳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稟說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箇姓阮的端的住在哪裏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箇姓阮的一箇叫做立

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箇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湖村裏住知府道還有那三箇姓甚麼白勝告道一箇是智多星吳用一箇是入雲龍公孫勝一箇叫做赤髮鬼劉唐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裏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緝捕這幾箇賊人不是何濤去石碣村去有分教天罡地煞來尋際會風雲水滸山城去聚縱橫人馬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且聽下回分解

評何清閣裡覷着賊踪精細極矣若何濤則語以泄敗者也

又評 公明吏也。朱金差役也。救危拯急。何等心腸。豈爾
時承行錢承牌錢。尚未有此例與。